



新中國文藝叢書

# 酒家

蹇先艾著

新中國書局出版

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十一月初版

▲酒家▼

實價大洋七角五分

(外埠酌加郵匯費)

著作者 塞先艾

發行者 新中國書局

印刷者 新中國書局

版權所有  
翻印必究

總發行所 上海四馬路 新中國書局

代售處 本外埠各大書局

# 目次

|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詩人朗佛羅·····     | 一   |
| 到鎮溪去·····      | 一九  |
| 四川紳士和湖南女伶····· | 四三  |
| 血泡粑的典禮·····    | 八五  |
| 美麗的夢·····      | 一〇三 |
| 酒家·····        | 一一三 |
| 遷居·····        | 一五三 |
| 鹽巴客·····       | 一七三 |
| 僕人之書·····      | 一八七 |
| 被遺忘的人的故事·····  | 二〇四 |

## 詩人朗佛羅

我和靈影君在P市保衛界的馬路旁散步，徐徐地前進；心裏感到一種極鬆的愉快，不像在西城那樣穿過忙亂的街衢，總是侷促與擔驚。夕陽遠了，晚風剪剪，輕襲着我們的夾衣。靈影君是一位把人生看得很容易的人，他的臉上跳躍着浪漫的微笑，一隻手拿着帽子，於是就露出了頭，好像有意陳列他的光澤的頭髮。一隻手裏的黑漆杖，像一柄劍在空氣中飛動，與早晨公園中那些拳士舞劍的章法截然不同；我的朋友是一位數學學者，所以他的舞也就是弧線舞。我們絮談着，在五分鐘之內差不多要更換幾種談資，彼此的語可以說一點頭緒都沒有，好像許多散亂在地上的珠子，缺少一根線去穿起他們來。

『很久沒有看見松喬君的文章了呢。』忽然在我記憶的邊緣印出闊別已久的松喬君（一位城中的文士）於是談鋒飛快地就轉到他身上。

「很久嗎？有些日子了！你是不是說長子？」我的朋友帶着滑稽的口吻問。先點頭來替代我的回答，聽見松喬君的那個奇異的徽號，因為笑，我的口水都飛濺出來了。

「聽說這位先生是在爲愛情而忙着哩。」

「我也聽說了，原來你也知道啊。——他的對象究竟是誰呢？」

「大概是汀生的姊姊罷！」

「那是多麼活潑的一位少女啊！」

「是活潑哩。」

我們不約而同地都笑起來。

「呵，靈影君，你們爲什麼一向都叫松喬做長子呢？」充滿了好奇心的我，向來對於這一類的問題是不肯輕易放鬆的。

「一個徽號。」是他的回答。

「自然是。」

「這不過是去年大家好玩給他取的一個外號，也可以說公送他的一個偉大的頭銜罷！你打聽牠做什麼因為——」

「因為什麼？有典故罷！」我是這樣的性急，把他的話又突然打斷了。

「因為美國有個朗佛羅，中國也就有個松喬——這樣你或者還是不懂，讓我從頭一二的說明罷。因為朗佛羅的詩很早就有漢譯了，據說是在滿清的末葉，想來再早也早不了。這位先生很神奇，把他的名字竟直譯成「長子」；在白璧德的高足一類的人物的眼裏看來，這自然又是什麼軟譯硬譯，又有了做批評的好材料了。——不過就我們這樣的俗人看來，卻覺得這個譯名有趣得很，不能一筆抹殺哩……哈哈！」

靈影君是個胖子，顫動着臉上的筋肉，有點演說家的丰度，侃侃地談着，手杖都飛投地上去了，他忙停住說話去拾起來。

「太酸了！還沒有到正文，底下呢？你簡直是在做桐城派的文章了，這樣搖曳生姿

的！  
」

「底下嗎？你就靜聽好了。這位美國朗先生的半身像，我們已經屢屢在文學史上瞻仰過了：銀白的鬚髮，儀表深沈和藹，真是有點道貌岸然，至於他老人家的身段是否頗然頗長，那我可不知道。——不過如今，現在，因為有了上面這一段掌故，「長子」的徽號便被我們毫不客氣地拿來奉送給松喬君了。當然，並不見得我們這位朋友也會做朗佛羅似的詩，有朗詩人那樣大的年紀，主要的原因是因為他的身材太高了，和我們比起來，伸起胳膊也就剛好達到他的頭部。不管三七二十一，我們就叫他長子。一方面榮膺大詩人，一方面他的確是個 (long fellow)；我們一叫，他就欣然答應了，哈哈，你明白了嗎？」

「哦！哦！」

「不過蕭羣」靈影接着又說了，「你要知道松喬君他雖然不會寫詩，不過散文寫得很流利啊！說他是散文詩家也可以的罷。」

我附和着說：「那自然可以。他的散文我覺得彷彿有點什麼人的味兒。什麼人呢？我

急切也說不上來。大概是——」

「日本人麼？」

「有點像！他彷彿在學K M君，恐怕未必是直接受日本人的影響吧……」

兩個人談着閒天走路，往往真類乎有一種「縮地奇方」似的，而且并不生什麼疲乏之感。在眼睛的一瞥中，我們望見遼闊的M大街了。走到有一根帶紅燈的方柱下，這就是所謂電車站。靈影忽然收住脚步，他并不回頭去瞭望東來的車輛的消息，卻向M大街看去。我走得落後了一點，剛一到他的面前，他就把我的衣服一扯，頭顱向前搖動，低聲說道：

「有趣呀！看見沒有？長子來了！」

我以爲他是在開玩笑，沒有理會，因爲這是靈影君的慣技，而我已是屢見不鮮了的。不過這回他好像真有所發現的樣子，口裏還在繼續着：

「那不是，那不是長子麼？」

天地間的事情湊巧的時候，有的是差不多你一談到某人，某人就會來到你的面前，這乃是常有的把戲；論理學家則認為一種偶然湊合的或然性。

我將信將疑地抬起頭去尋覓這位來人的蹤跡；在街的東北隅眼光一掠，便捉住了他的頰長的影子。松喬君正在B劇院的巷口徘徊着。帽子蓋到眉頭，（這是他的習慣，正如許多學者或者文士愛把帽子帶到後腦上一樣，）他穿一件深褐色的湖縐夾袍，黑皮包龐然地挾在臂下，有點類似魏禧的大鐵椎傳中那位大鐵椎的神氣。并肩的是一位妙齡的女郎，一副天真的桃靨，眉宇上隱約低回着輕淺的笑影，一隻手臂上搭着春天的夾大氅，眼睛不時向地下望；他們的兩雙革履起落得很整齊；雖然不是在操場上，同時也沒有人在喊着口號。

『那一位女士顯然是長子的愛人了。』

靈影君是否如此設想，我無從得知；我卻不由得這樣揣摩了。我的視線慢慢地移到那位少女的臉上去，很奇怪的，說很平常的也可以，心頭便泛起一層舊日的汀生的姊姊

的輪廓來。但是這輪廓現在已經塗上很鮮豔的彩色了。

「那我們又認識了，曾經會過好幾次的呢。她萬一看見我，因為陪伴着松喬君，不會侷促起來麼？」

靈影在我的思潮起伏的一俄頃之間，已經跳上東邊開來的第三路電車了！他真像什麼幽靈的影子，那樣的伶俐，那樣的迅捷！從電車的窗內伸出頭來，他向我大聲說：

「蕭羣，對不起得很！你和長子們談談罷！我五點半還同人有約會，先走一步了。」

我有點惘然，彷彿忘掉了自己的存在，站在一棵樹下，靈影的話微微地刺着我的耳輪；時間不允許我再作什麼回答，眼前蠕動着的電車的影一閃，便向遠處淡淡地消失了。等我再一度抬起頭，長子和他的女友已經走到我的身邊，我顯得非常窘迫：第一，我的並不銳敏的鼻子馬上就奇癢起來，醉人的芳馨，片刻間便布滿我的周圍了。這不像煙氣，我們看不見他的形迹。我怕被他們所發現，想法子躲藏，垂下頭去；但是頭不聽命，於是由低首沉思變成五十度的鞠躬。長子還我的是一朵笑，從唇邊浮出的，還有一個微量的很有

詩意的酡顏。他的女友從各方面看來，都像汀生的姊姊的模型；換句話說，也就是我在T教授家裏見過若干次的抱負不凡的B女士。我的可憐的頭又得點一點。她的身子側立着，躲避我的眼光，彷彿很羞澀，掩着口，有點要笑；——不，有點心跳罷？

沒有我們佇立在馬路旁寒暄的閒豫，第五路的電車，鈴聲不斷地高揚着，駛到M大街的南口了。從人叢中擠着，我攀登上去；我沒有想到長子及其她也跟着上來了，竟和我有同車之誼。

「他們爲什麼不坐洋車呢？同這些九流三教的人擠在一起，不很受罪的麼？而且說話也不大方便！」

我這樣想着走進車門，立刻就攫到一個座位。長子及其他也坐下了，填滿另外的兩個空隙。謝謝天！他們沒有和我坐在一排，卻坐在我的對面，給我一個滿足的欣賞的機會。請原諒我，「欣賞」兩個字太褻瀆詩人了！

我的朋友松喬君（也就是說詩人朗佛羅君）和他的女伴比較起來是很美觀的：

一位極宇宙間長與大之能事，顯然是一個電影中女性的保駕者的神情；那一位有點像依人的小鳥兒，比羔羊還來得柔馴。古人說得好，『女子無才便是德。』我敢說『她是才德兼全，』這並不是誇口的話，你不信，自己可以去找佐證。因為我不做美的相逢，使她變得很忸怩，態度失卻自然，說話總是那樣低沉，逼似燕語，有時彷彿花間的營營的蜜蜂的短歌。但是笑聲，尤其是長子君的，卻輕微的偶爾也略帶高朗在空氣中抑揚着。在悶室的車中，四處都散布着唾液和煙氛，混和着汗與肉的氣息；這裏，長子君和B女士的小小範圍之內卻在表現着美與愛，悱惻與纏綿。他們密切地偎着，話語像捲舒的波濤那樣的賡續，但是不容易聽到拍岸的巨響。他們的嘴唇總是顫動着，因為是低語，所以無須乎用手勢來增加語氣。然而腳下卻有時擊着音樂的拍子。朗佛羅君的身軀豎得很直，像北平園明園裏一根石柱，不過是活動的；并不回過頭來看我，身軀雖直，卻是扭向B女士的那邊。他的臉只看得見一個側面，頭輕搖着，又有點類似微颺中的孤松，如醉如癡地帶着驕意——是一種神秘的色彩，沒有法子分析。這篇浪漫故事中的女英雄的姿態，比從前更輕

靈了一些，似乎又長高了一點，略形清瘦；瘦倒是更增美了她的神宇的活潑與嫵娜的腰支。因爲是在進着Y大學，所以滿身都透露着洋味。洋化已經劃分開她的今昔兩個不同的偉大的時代了。

坐上車，我的眼睛沒有放鬆他們一秒鐘，不錯，我是第一次也許是若干次的廣眼界；罵我是鄉下人進城，或者劉老老進大觀園，我都俯首無辭，甚至於還要莞爾而笑，但是你得稱讚我是一個好公民，我並沒有忘卻乘車納費的義務；拿出一張陸拾枚的銅元票來了，同時我還想做幾分錢的人情，當一次雖小亦榮的東道。竟不做美，賣票生從朗佛羅君那方面走過來，不從我面前經過，顯然是拒人於千里之外。B女士已經從她的錢包內拿出一毛錢來了，這自然是買自己及其「他」的票。因爲一個人的票價是十八枚，只要坐過這路電車一趟的人都明白。

於是我樂得震着喉嚨了，『我這兒買。』

長子君則大有古君子之風，也是當人不讓的，口裏喊着，『三張，三張。』然而手并不

向袋內伸。

然而那一毛錢是不够的。

女英雄有點慍然，皮包第二次答的一聲被打開了，添上幾個銅元去。

「不夠。」賣票生有點鄙夷地搖頭說。

「短多小呢？」我來補足這個短少的數目當然所費有限了，慷慨地發問，隨着向松

喬君遞過去幾個銅元。

詩人朗佛羅把他的長手伸過來，拿了一個大銅板，一面滑稽地笑着，是笑他們的捉襟見肘呢，還是笑我的小慊其慊呢？因為他的笑太神祕了，使我很感推測的痛苦。

詩人的愛把皮包闔上，先似乎有點薄嘖；不過和她的旅伴一談着，心氣和平的色調馬上又烘托到臉上來；她的眼睛的光波飛舞着，故意把身子向前微微一彎，抿着嘴笑了。電車在微風飄動之中，載着我們飛駛。B女士的身體輕輕地搖動着，也許是一種得意忘形的表情；不然便是受了車行的震撼。這電車，真可惡！不該開得這樣的匆忙！我先是

低下頭的，車板上那些還在冒着青煙的煙捲頭和淺綠的口痰，便映入了我的眼中。因為後來一位武裝的忠實同志站在我身旁，做了我的屏障，眼光便隨時可以投到長子君兩位的身上去徘徊；他們是沒有法子看見我的，也許我太渺小了的緣故。「游目騁懷」的精義，我今天算是理會出來了。

對面同長子緊鄰的一位西服青年，（他上車後的兩分鐘內已經換兩種斗子抽了煙兩種——雪茄和普通煙捲，）到了一個終點，忽然響着橐橐的履聲，起身下去，一個新的空隙騰出來了。想不到在詩人的記憶之中還有我的存在。他叫我到那邊去坐，像主人在家招待賓客的那樣殷勤，我的枯萎的心不啻開了一朵花。坐過去，我們自然應有一番交談。是的，事實也是如此。

「從什麼地方看電影來麼？」我先問。

「平安」長子簡潔地回答。

「是洪水神罷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怎麼樣？」

「還可以。」

他一點頭，又把身子掉過去了，兩臂躍躍欲飛地伸張着，似乎要擋住我的視線的投在女英雄身上。也許是長子君怕和我說話，把她太寂寞了吧。你們應分佩服我是世間上第一等知趣的人：他一停止同我交談，我也就正襟坐着，沉默地垂下頭來，像老僧入定一樣。

「H省聘教員，你去麼？」

我的身邊忽然有人這樣發言，帶着一種因懼怯而顫抖的音調。大概是車中乘客之一，我只靜聽着，還看有什麼下文沒有。

「怎麼樣？問你的話你不答應？」

我有的昏憤，也許是上了歲數的人總是如此的罷！我以為長子君不會

麼話說，當那種「愛情倥偬」之際；卻沒有想到剛才那句問話是從他口裏迸出來的。現在繼續着的話又乘其不備使之茫然地向我襲來了，襲得我竟無處躲藏。

我又抬起頭看，原來詩人的伴侶正在望着車窗外的街景，無怪長子能夠這樣抽空地轉過頭來，身子卻仍然朝着那面。他也許怕是得罪老朋友。其實在這種嚴重的已經宣布了所謂戒嚴令的情形之下，他的苦衷，我是頗能曲諒的。

「我也接到M君的一封信問我去不去的信，」我答說。「我恐怕不能去，謝謝你啊！松先生！」

「他們先來找的我呢？蕭羣，你是十分明瞭我的情形的人哪……我當然不能去了。」

朗佛羅君說到這里，眼睛就往右邊看，意思是指B女士如今也在這個城裏，他們正在熱烈地愛着，不能離開。

「那何妨介紹一個什麼人呢，也免得人家空空地找你一場呀。」